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指定书目

Gangtie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Shixen yanglian cheng de

[前苏联] 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珍藏版

课外阅读必备丛书——语文新课标必读

Gangtie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Shixen yanglian cheng de*

[前苏联] 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珍藏版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指定书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7.7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第1辑)

ISBN 978-7-5418-2308-4

I. 钢... II. 奥... III. IV.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9890 号

责任编辑:李 斌 齐 帅

封面设计:史 磊

出版发行:陕西旅游出版社(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 邮编:710061)

电 话:(029)85252285

网 址:<http://www.QQQbooks.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西安翔云印刷厂

开 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65.5

字 数:1300 千字

版 次: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18-2308-4

定 价:100.00 元(全十册)



导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描写的是前苏联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十多年严峻的社会生活。此时苏联大地上战马奔腾、风云变幻。作者以乌克兰作为舞台,对这段时期的生活内容作了整体描述,作品几乎容纳了当时所有重大的事件,比如国内战争、经济恢复阶段的各种斗争、列宁逝世所引起的震荡等。这些重大事件通过作家的描述,一一展示在读者眼前,作品有一种极为厚重的历史感。

保尔·柯察金是本书的主人公,也是书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共产主义战士形象,作为一个普通工人的儿子,他把对旧生活自发的反抗改变为自觉的阶级意志。他在老布尔什维克朱赫来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懂得了不平等生活的社会根源,懂得了要想推翻旧世界,必须成为“勇敢坚强的阶级弟兄”和“坚决斗争的钢铁战士”。在积极投身保卫苏维埃政权的伟大斗争中,他认识到,一个人只有和祖国联系在一起时,才会创造出奇迹。在那血与火的时代,保尔驰骋疆场,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同外国武装干涉者和白匪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医治战争创伤、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保尔又以全部热情投入到劳动建设之中,显示了社会主义第一代建设者的崇高品质。

保尔是不屈的,他总是随时准备承受对自己最沉重的打击:残



酷的战斗、恶劣的工作环境、病痛的折磨甚至最后双目失明。他自强不息,以钢铁般的意志克服了悲剧命运的打击,经受住了一切考验;在对待友谊、爱情和家庭等问题上,同冬妮娅的爱情纠葛,同丽达磊落的友谊,以及对达雅诚挚的感情也表现了保尔精神世界的纯洁,表现出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原则。保尔以自己的毕生精力,实践了自己的人生原则:“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保尔的形象是社会主义青年一代中最光辉的典范。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形式来看,这部小说都可以称为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它影响鼓舞了整整一代人,保尔的形象直到今天仍然闪耀着不可泯灭的思想光辉。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向人们揭示出人生的真谛:一个人,如果珍惜热爱自己的生命和青春年华;如果热爱生活,如果心中永远想着祖国和人民,永远忠于人类的进步事业;那么刻苦学习、忘我工作,永远搏击进取,就会成为人生的准则,就会为祖国、为人民、为人类的进步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乃至生命。青春年华就会放射出光彩,生命就会放射出光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宏大的描述和其中闪烁的不朽的思想光芒,成为青少年人生的教科书。

作者尼古拉·阿历克塞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 1904 年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工人家庭。当过童工,饱尝屈辱。十月革命后投身于捍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1920 年秋在战斗中负重伤,转到劳动战线,他跳进第聂伯河打捞木材,因而患上伤寒和风湿症。后来又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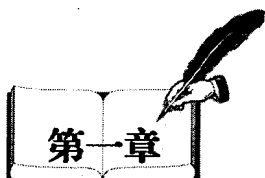


劳累过度,健康日益恶化,终于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他以惊人的毅力和病魔斗争,在病榻上创作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把自己作为主人公的原型,但并不是自传。他说:“我这个长篇首先是一部艺术作品,在这个长篇里我使用了虚构的权利。”作者的意图是“要在作品中创造一种典型,一种在我们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青年革命者的典型。”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只有我们这样的人,只有像我们这样发疯似地爱生活、爱斗争、爱那新的更好的新世界的建设工作的人,只有我们这样能够了解并且看到生活的全部意义的人才不会随便死去,哪怕只有一点机会,就不能放弃生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出版后获得了巨大成功,受到同时代人的真诚而热烈的称赞。1934年,奥斯特洛夫斯基被吸收为苏联作家协会会员。1935年底,苏联政府授予他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在文学方面的创造性劳动和卓越的贡献。1936年12月22日,由于重病复发,年仅32岁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莫斯科逝世。



· · · · 目 录 · · · ·

第一章	(1)
第二章	(9)
第三章	(17)
第四章	(36)
第五章	(45)
第六章	(54)
第七章	(71)
第八章	(86)
第九章	(97)
第十章	(111)
第十一章	(124)
第十二章	(144)
第十三章	(165)
第十四章	(173)
第十五章	(177)
第十六章	(189)
第十七章	(206)
第十八章	(218)



瓦西里神甫气势汹汹地瞪着全班的学生，大声怒吼着：

“节前上我家去补考的，都给我站起来！”

六个学生从板凳上站了起来，其中有两个女生。

“你们俩坐下。”神甫朝女孩子挥挥手说。他的眼睛死盯在四个男孩子身上。

“那发面里的烟末是谁撒的？把口袋翻过来，快点！听见了没有？快翻过来！”

三个孩子开始把他们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神甫仔细地检查口袋的每一条缝，看有没有烟末，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他把目光投到柯察金身上。保尔·柯察金穿着灰衬衣和膝盖打补丁的蓝裤子，长着一双黑眼睛。

“你怎么站着不动弹？”

孩子回答：“我没有口袋。”

“哼，你以为没有口袋，我就不知道是谁干的坏事，把发面糟蹋了吗？这回你还能在学校待下去吗？上回是你妈求情才把你留下的，这回你给我滚出去！”他揪住男孩子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上，随手关上了门。

教室里鸦雀无声，同学们不明白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被赶出学校。只有他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知道，那天他们六个不及格的学生到神甫家里去补考，他看见保尔把一把烟末撒在神甫家过复



复活节用的发面里。

被赶出教室的保尔坐在学校门口的台阶上。他想着，回家该怎么向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的母亲交代？她已经为顽皮的他操碎了心。想到这里保尔的眼泪流了下来。

“都怨这该死的神甫。我给他撒哪门子烟末呢？这次说不定要给撵出学校了。”

保尔跟瓦西里神甫早就结下了仇。有一回，他跟别的孩子打架，老师罚他留校，把这个淘气鬼送到高年级教室。高年级老师正在给学生讲地球和天体。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星星也跟地球差不多。保尔听他这样说，惊讶得张大了嘴巴。保尔是信教的。她母亲是个虔诚的教徒，常给他讲《圣经》上的道理。《圣经》上说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圣经这门课，神甫总是给保尔打满分。《新约》《旧约》和所有的祷告词，他都背得滚瓜烂熟。上帝哪一天创造了什么，他也都记得一清二楚。保尔决定要向瓦西里神甫问个明白。等到上《圣经》课的时候，他站起来说：“神甫，为什么高年级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并不像《圣经》上说的五千年……”他刚说到这里，瓦西里神甫尖叫了起来：“混账东西，你胡说什么？《圣经》课你是怎么学的？”保尔还没有来得及分辩，神甫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一分钟之后，保尔已经鼻青脸肿，被神甫推到走廊上去了。

保尔回到家里，又挨了母亲好一顿责骂。

从那时起，保尔恨透了神甫。从那以后，瓦西里神甫经常把他赶出教室，一连几个星期，天天罚他站墙角，而且从来不问他功课。所以他的功课也落了下来，不得不在复活节前和几个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甫家里去补考。就在神甫家的厨房里，他把一把烟末撒到过复活节用的发面里了。这件事谁也没有看到，可是神甫马上就猜出了是谁干的。

下课了，孩子们一齐拥到院子里，围住了保尔，这时校长把脑袋



从教员室的窗口探出来：“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儿来！”他喊道。

保尔朝教员室走去。最终，保尔被学校开除了。

上了年纪的车站食堂的老板朝站在一旁的保尔瞥了一眼：“他几岁了？”食堂老板问保尔的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

“十二岁。”保尔的母亲回答。

“行，让他留下吧。每月八个卢布，当班的时候管饭。顶班干一天一宿，在家歇一天一宿，可不准偷东西。”

“哪儿能呢，我担保他什么也不偷。”母亲惶恐地说。

“那让他今天就上工吧。”老板吩咐着，转过身去，对旁边一个站柜台的女招待说，“把这个小伙计领到洗刷间去，给他派活。”

女招待朝保尔点了点头，朝通向洗刷间的旁门走去。保尔跟在她后面。母亲跟在后面，小声嘱咐保尔：“保尔，你可要好好干嘛，别丢脸！”母亲用忧郁的目光把儿子送走以后，才朝大门口走去。

洗刷间里，盘碟刀叉在桌子上堆得像座小山，几个女工在逐个地擦那堆东西。

一个比保尔稍大一点儿，长着乱蓬蓬的红头发的男孩，在两个大茶炉跟前忙碌着。大木盆里盛着开水，满屋子雾气腾腾的。保尔刚进来站在屋子中间，不知道该干什么。

女招待指着叫弗罗霞的女工，对保尔说：“她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转身回餐室去了。弗罗霞一面擦着额上的汗水，一面从上到下打量着他，然后挽起从胳膊肘上滑下来的一只袖子，用响亮的声音说：“小朋友，你的活就是一清早把这锅水烧开，一天别断了开水。柴也要你自己劈。再有，活忙的时候，你也得擦擦刀叉，倒倒脏水。宝贝儿，这活够你出几身汗的。”保尔听到她一口的方言，看到她那红扑扑的脸和翘起的小鼻子，有点高兴起来。

“看来这位大婶还不错。”他心里想，便鼓起勇气问弗罗霞，“那



我现在干些什么呢，大婶？”

他说到这里，洗刷间的女工们一阵哈哈大笑，因为屋里全是蒸汽，保尔没有看清弗罗霞的脸，其实她只有十八岁。

保尔感到不好意思，便转身问那个男孩：“我现在该干什么呢？”

男孩嬉皮笑脸地回答：“还是问你大婶去吧，我在这儿是临时帮忙。”说完，转身朝厨房跑去。

这时保尔听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工说：“过来帮着擦叉子吧，拿着。”她递给保尔一条毛巾：“干活要认真，那些老爷们很挑剔，总是看了又看，要是叉子上有一点脏东西，老板娘马上会把你撵出去。”

洗刷间的门打开了，三个跑堂的堂倌，每人捧着一大摞脏家什，走了进来。

其中一个堂倌对屋里的人吆喝说：“加紧点干哪，十二点的车马上到了，别磨磨蹭蹭的。”

他看见保尔，问：“这是谁？”

“新来的。”弗罗霞回答。

“哦，新来的。”他说，“那好吧，”他一只手使劲按住保尔的肩膀，把他推到两个大茶炉跟前说：“这两个大茶炉你得烧好，什么时候要水都得有，可是你看，现在一个已经灭了，另一个也快没火星了。今天饶了你，要是明天再这样，就叫你吃耳刮子，明白吗？”

保尔马上就开始烧茶炉。

保尔的劳动生涯就这样开始了。这是他第一天上工，干活非常卖力气。他知道，这个地方跟家里不一样，在家里可以不听母亲的话，这里可不行。要是不听话，就得挨打。

保尔对着茶炉鼓起风，大肚子茶炉立即冒出了火星。他提起脏水桶，跑到外面，把脏水倒进坑里；一会儿又给茶炉添上劈柴，一会儿把湿毛巾搭在烧开的茶炉上烘干。这样直干到深夜，保尔才拖着疲乏的身子，走到下面厨房去。有个上了年纪的女工，望着他的背影说：“瞧，这孩子，干起活来不要命。一定是家里实在没办法才打



发到这儿来的。”

“是啊，是个好小伙子，”弗罗霞说，“干起活来不用催。”

保尔又手脚不停地忙了一个通宵，累得筋疲力尽。早晨七点钟，一个流里流气的男孩来接班，保尔把两个烧开的茶炉交给了他。这个男孩两手插在口袋里，不可一世地说：“喂，饭桶，明天早上准六点半来接班。”

“干吗六点半？”保尔问，“不是七点换班吗？”

“你得六点半来。要是再啰嗦，我马上把你揍得满脸开花。”

那个男孩的无赖样子激怒了保尔。他朝男孩逼近一步，铁青着脸说：“你老实点，明天我就七点半来，要说打架，那就试试吧！”

对手退了一步，吃惊地瞧着保尔：“好，咱们走着瞧吧。”他含糊糊糊地说。

头一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保尔走在回家的路上，感到自己已经是一个用诚实的劳动挣得了休息的人。现在他也工作了，谁也不能再说他吃闲饭了。

早晨的太阳从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面懒洋洋地升起来。

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看见儿子回来，就连忙问：“怎么样？”

“挺好。”保尔回答。从敞开的窗户里，他看到了哥哥阿尔焦姆宽大的后背。

“怎么，阿尔焦姆回来了？”他忐忑不安地问母亲。

“昨天回来的，这回留在家里不走了，就在机车库干活。”

屋里，身材魁梧的阿尔焦姆坐在桌子旁边，看着弟弟，浓眉下面射出两道严厉的目光。

“啊，撒烟末的英雄回来了？”

保尔有点怕阿尔焦姆。

阿尔焦姆并没有打他的意思。他目不转睛地望着保尔，“这么说，你已经大学毕业，学问都学到手了，现在倒起脏水来了？”阿尔焦



姆讽刺着保尔。

保尔两眼盯着地板上一个冒出来的钉子头。阿尔焦姆却没再说什么，从桌旁站起来，到厨房去了。

“看样子不会挨揍了。”保尔松了一口气。

喝茶的时候，阿尔焦姆态度平静地详细询问了保尔上班第一天遇到的事情。

保尔讲了一遍。“你现在就这样胡闹，往后怎么得了啊！”母亲伤心地说。

阿尔焦姆对保尔说：“过去的事就算了，往后你可得小心，干活别耍花招；要是再从那儿给撵出来，我就要你好看。妈已经够操心的了，现在你该闹够了吧。等你干上一年，我再求人让你到机车库去当学徒，还是得学一门手艺。我往后就在这儿干活。妈再也不去伺候人了。见到什么样的混蛋都弯腰，也弯够了。可是保尔，你自己得争气，要好好做人。”

他站起来关照母亲说：“我出去办点事。”说完跨出了房门。他从窗前经过的时候，又对保尔说：“我给你带来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妈会拿给你的。”

车站食堂昼夜不停地营业。六条铁路通到这个枢纽站。车站总是挤满了人，只有夜里，在两班火车的间隙，才能安静两三个钟头。

保尔在食堂里辛苦地干了两年。这两年里，他看到的只有厨房和洗刷间。

保尔的工钱从八个卢布升到十个卢布。两年来他长高了，身体也结实了。这期间，保尔干的活比谁都多，总是一副从来不知道疲劳的样子。在食堂最忙的时候，他脚不沾地地跑来跑去，端着托盘，一步跨四五级楼梯。每天夜里，堂馆们就聚在储藏室里赌，堂馆上一次班，能捞到三四十个卢布小费。而像阿尔焦姆这样的头等钳



工,一个月才挣四十八个卢布。保尔非常憎恶这里的肮脏事情。他认为,那些堂馆跟那些老板是一路货,都是些不劳而获的家伙,是他的冤家对头。保尔还清楚地知道,车站食堂里任何一个女工和女招待,要是不肯把自己的肉体出卖给食堂里有权有势的人,就无法在这里干长远。保尔向生活的深处,向生活的底层看去,他追求一切新事物,渴望打开一个新天地,可是朝他扑面而来的,却是霉烂的臭味和泥沼的潮气。

阿尔焦姆想把弟弟安置到机车库去当学徒,但是没有成功,因为那里不收未满十五岁的少年。保尔期待着有朝一日能摆脱车站食堂。他时常到阿尔焦姆那里去,跟着他检查车辆,尽力帮他干点活。

弗罗霞因为在车站食堂常遭受堂馆普罗霍尔欺侮,这个爱笑、快乐的姑娘离开了食堂,保尔就感到更加烦闷了。保尔没有想到,他也很快就离开了食堂,离开的原因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这是一月一个的严寒的日子,保尔下班准备回家,但接班的人还没有来。老板娘就不放他走。他虽然很累,还是不得不留下,他已经筋疲力尽了,他还要把几口锅灌满水,赶在三点钟的火车进站以前烧开。

保尔拧开水龙头,水塔没有放水,水龙头里没有水。他便让水龙头开着,自己倒在柴堆上歇一会儿,等着来水,不想身体太疲劳,实在支持不住,一下就睡着了。

过了几分钟,水龙头咕嘟咕嘟地响了起来,水流进水槽,不一会儿就漫了出来,顺着瓷砖滴到洗刷间的地板上。洗刷间里一个人也没有。水越来越多,漫过地板,悄悄地流到熟睡的候车旅客们的行李下面。直到水浸醒了一个躺在地板上的旅客,食堂里顿时乱作一团。

水越流越多。

正在另一个餐室里收拾桌子的普罗霍尔,急忙跑过来。几个当



班的堂倌一齐跑进了洗刷间。普罗霍尔径直朝酣睡的保尔扑过去。

拳头像雨点一样落在保尔头上。保尔被打醒，不明白眼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眼睛被打得直冒金星，浑身火辣辣地疼。深夜，保尔周身是伤，一步一步地勉强挪到了家。

早晨，阿尔焦姆阴沉着脸，叫保尔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

“谁打的？”阿尔焦姆问弟弟。

“普罗霍尔。”

“好，你躺着吧。”

阿尔焦姆穿上他的外套，一句话也没有说，走出了家门。

“我找堂倌普罗霍尔。”阿尔焦姆对车站食堂里的女招待格拉莎说。

“请等一下，他马上就来。”她回答。

身材魁梧的阿尔焦姆靠在门框上。

“好，我等一下。”

普罗霍尔端着一大摞盘子，一脚踢开门，走进了洗刷间。

“他就是普罗霍尔。”格拉莎指着他说。

阿尔焦姆朝前迈了一步，一只有力的手使劲按住堂倌的肩膀，两道目光紧紧逼住他，问：“你凭什么打我弟弟保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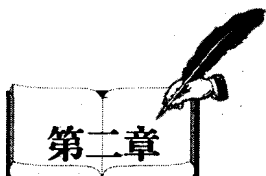
普罗霍尔想挣开肩膀，但是阿尔焦姆已经狠狠一拳，把他打翻在地。他想爬起来，紧接着又是一拳，比头一拳更厉害，把他钉在地板上，他再也起不来了。

阿尔焦姆转身走了出去。普罗霍尔满脸是血，在地上挣扎着。

这天晚上，阿尔焦姆没有从机车库回家。他被关进了宪兵队。

六天以后，阿尔焦姆才回到家里。晚上，伤还没好的保尔还在床上坐着。阿尔焦姆走到他跟前，关切地问：“怎么样，好点了吗？”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没关系，你到发电厂去干活吧。我已经替你讲过了，你可以在那儿学门手艺。”

保尔紧紧地握住了哥哥阿尔焦姆的大手。



沙皇被推翻的消息像旋风一样刮进了这个乌克兰的小城舍佩托夫卡。居民们踏着积雪，穿过街道，拥到广场上如饥似渴地听着那些新名词：自由、平等、博爱。但没过多久城里又恢复了平静。人们说一切又与原来一样了。

一九一七年匆匆过去。对保尔来说，什么都没有改变。主人还是原来的那些老爷们。只是到了多雨的十一月，情况才有些不同。车站上出现了许多生人，他们大多是从前线回来的士兵，而且都有一个奇怪的称号：“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俄语意为多数派，自一九一八年意指俄国共产党。）

这个响亮的称号是从哪里来的，谁也不知道。

一九一八年春天的一天，保尔同小伙伴谢廖沙、克利姆卡在自己家小园子的草地上躺着。这时，背后响起了得得的马蹄声，一个骑马的人沿着大路疾驰而来。骑马人朝躺在地上的保尔他们挥了挥马鞭，说：“喂，小伙子们，过来！”

保尔和小伙伴们跳了起来，跑到栅栏跟前。骑马人的军帽和军便服上落着厚厚的一层灰尘，军用皮带上挂着一支手枪和两颗德国造的手榴弹。

“小朋友，弄点水来喝喝！”骑马人说。他见保尔跑回家去取水，就转过来问谢廖沙：“小伙子，现在城里谁掌权？”



谢廖沙急急忙忙地讲起城里的各种消息来：“我们这儿已经有两个星期没人管了，只有一个自卫队，老百姓轮班守夜。你们是什么人？”他也提出了问题。

“我说你就别操心了。”骑马人微笑着回答。

保尔端着一杯水，从家里跑出来。

骑马的人贪婪地一口气喝了个精光，把杯子还给保尔，接着一抖缰绳，立即朝松林驰去。

“他是干什么的？”保尔困惑地问。

“大概又要换政府了，要不列辛斯基律师一家昨天怎么都跑了呢？有钱人跑了，那就是说，红军的游击队（红军，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四六年苏联军队的名称。这里指俄国共产党的军队）要来了。”谢廖沙十拿九稳地解决了这个政治问题。

他的推论是那样令人信服，保尔和克利姆卡马上就都同意了。

这时，公路上又传来了得得的马蹄声。他们都朝栅栏跑去，只见从树林里，从林务官家的房后，转出来许多人和车辆，公路近旁，有十五六个人骑着马，枪横放在马鞍上，朝这边走来。最前面的两个，一个是中年人，穿着军装，胸前挂着望远镜；另一个和他并排走的，正是三个朋友刚才见过的那个骑马的人。中年人的上衣上别着一个红蝴蝶结。

谢廖沙用胳膊肘从旁边捅了保尔一下。“看见了吧，红蝴蝶结。准是红军的游击队……”

他们三个一起站在路旁，看着开过来的队伍。居民们纷纷涌上街头，好奇地看着这支新开来的队伍。三个小朋友也站在路旁，望着这些浑身是土的、疲倦的红军战士。

队伍里惟一的一门大炮从石头道上隆隆驶过，架着机枪的马车也开过去了，他们一直跟在红军游击队的后面，队伍停在市中心，开始分散到各家去住的时候，他们才各自回家。

游击队的指挥部在这里召开了会议，会议决定：一是游击队马